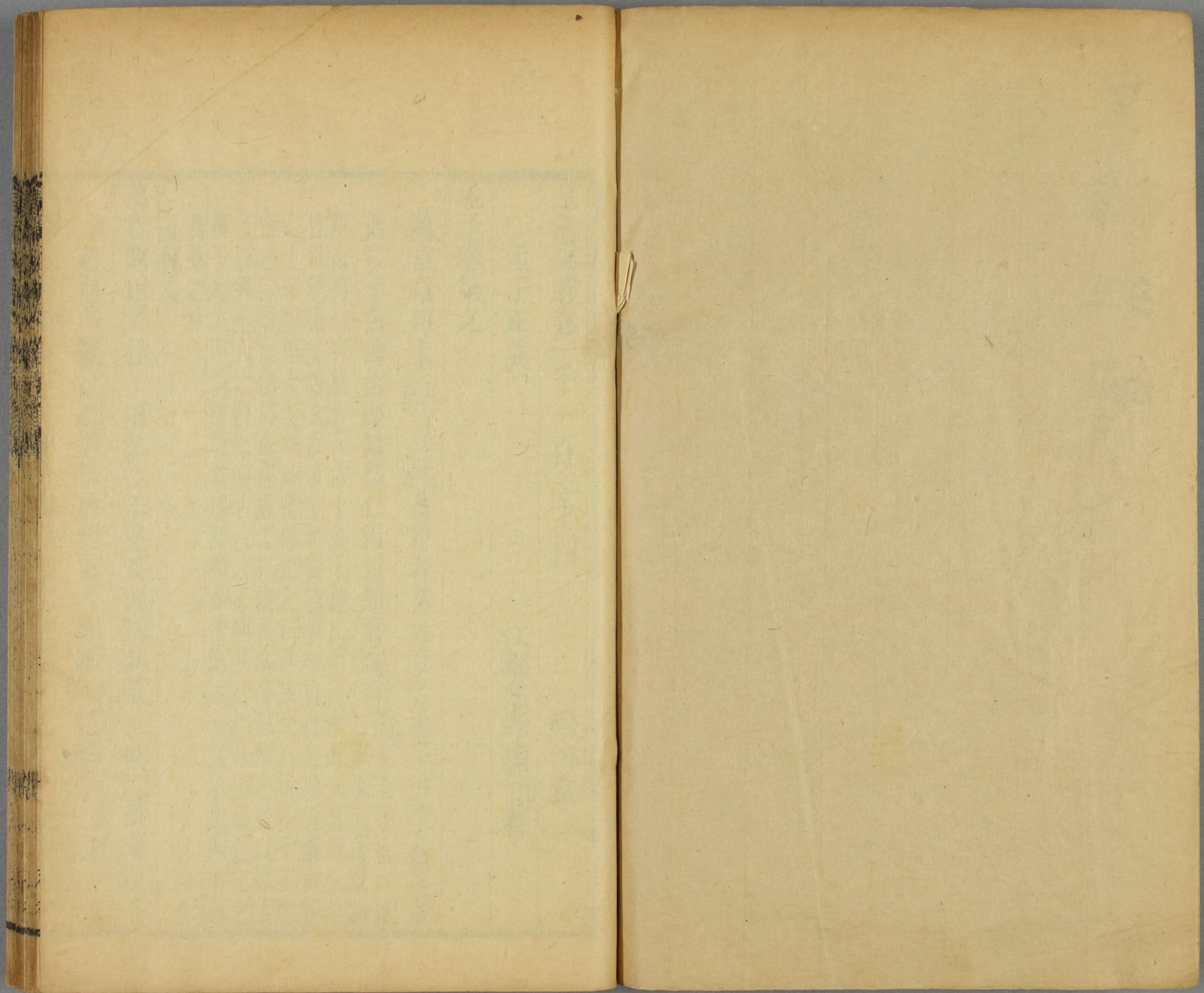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門口 12
號 478
卷 79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四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注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

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篇

疏注萬章至子也。正義曰齊乘云萬章滕

州南萬村有墓齊人孟子弟子趙氏佑溫故錄云萬章上卷皆以類相從論次古帝王聖賢遺事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詩書傳記之稱述或失其指歸帝王聖賢之行事徒便於依託放恣橫議而謠傳悠繆之談以滋孟子獨得聖人之傳深窺古人之心與其徒相發明而是正之萬子尤孟門高弟故其辨難獨多然則孟子誠不在禹下而萬章之功亦偉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注問舜往至

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於歷山之時

疏注舜往至于田。正義曰禮記玉藻云大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一庚申補刊

118
20
279

學東

夫有所往注云往之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必察其所以之高誘注云之至也是往即至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往于田三句見孟子不言是書辭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文似尙書而不稱書曰說文日部引虞書云仁覆閣下則稱旻天則日部所引虞書乃古尙書說也孟子曰怨慕也

注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注**言孝法當不

怨如是舜何故怨**疏**父母至不怨○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注云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亦見大戴記曾子大孝篇尸子勸學篇引曾子云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

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注**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陰氣也故

訴于旻天高非息之間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疏**注旻天

正義曰爾雅釋天云秋爲旻天劉熙釋名釋天云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禮記鄉飲酒義云秋之爲言愁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云秋者少陰之選也說文心部云憂愁也愁憂也憂愁即閔傷故云憂陰氣閔監毛三本作幽陰爾雅釋言云號諱也宣公十二年左傳號申叔展國語晉語公號慶鄭顏氏家訓風操篇云禮以哭有言者爲號此云號泣則是且言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怨**注**怨無且泣故云訴也

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間難自距之故爲言高息之相對如

此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忍忍

然無憂哉因爲萬章具陳其意**疏**注忍無愁之貌○正義曰

心部無忍字有念字云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念據此知古本孟子作念今作忍爲俗字忽忘於心卽是無愁與趙氏義合知本作念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念忍古今字我竭力耕田其爲子職

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注**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

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已而悲感焉**疏**我

至何哉。正義曰此卽代述訴天之言也我雖竭力耕田不過其子職而已此外宜盡者甚多則得罪於父母處亦甚多不知父母之不知我愛是於何罪也何哉正言罪之多也一說此申言上恕字若恕然無愁則以我既竭力耕田其子職矣尙有何罪而父母不我愛哉孝子必不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若是也此說與經文不達宜從趙氏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注帝堯也堯使九子

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

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

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

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

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肩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

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

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疏注帝堯至有之。正義曰堯舜皆稱帝此使事舜者堯知帝卽

堯也二女事舜是妻舜九男云事舜自是事以爲師周禮秋官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其饋禮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掌訝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注云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賈氏疏云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舍人掌給米稟委人掌芻薪之委是牛羊米粟皆有官掌之故云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倉廩亦百官所致也以周禮推之堯時當亦然也後云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則是爲舜所自有故趙分別言之言此牛羊倉廩爲百官所致者乃初以賓禮饋舜之餼牽也其舜得自有之者則堯所賜也○注堯典至復見○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象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嬀于虞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故堯欲以此觀舜論衡正說篇云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是也王氏鳴盛尙書後辨云慎微五典與帝曰欽哉緊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此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真古文與之合安國於堯典之外又有舜典如論語天之厯數孟子祇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列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見按趙氏言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是趙氏未見古文舜典蓋疑九男事在所亡失之舜典中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

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毛氏奇齡舜典補亡云尚書有堯舜二典出伏生壁中謂之今文漢司馬談作本紀時采其文依次抄入紀中相傳亡舜典一篇不知何時而亡細檢其辭則舜典尚存半篇在堯典後徒以編今文者脫去書序誤與堯典連篇謂但有堯典而無舜典而其在古文則實亡舜典前截未嘗全亡而不曉舜典後截在堯典中以致蕭齊建武間吳人姚方興得舜典二十八字於大桁頭妄攙之釐降二女之後慎徽五典之前以為舜典不亡而不知慎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慎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撥皆不用原文然踪跡可見是自日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即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尚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即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其辭與本經不同然大概可睹也毛氏此說則史記言九男即刺取舜典之文正可申明趙氏注義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孟子趙岐注云云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文之尚書析堯典而為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為堯典不為舜典史記載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

古文其言亦未為謬也余嘗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為舜典之文無疑惠氏略與毛氏同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趙氏言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此堯典乃舜典之誤及字衍傳寫之失也此章及不告而娶章及原原而來數語及祇載見瞽瞍數語皆當是舜典中語蓋舜登庸以後事全見於堯典登庸以前及家庭事乃在舜典也此注上文云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則此正當作孟子所言諸舜事皆舜典逸書所載謂亡失文中語也舜既謫堯淺人乃又妄添及字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日十子殆丹朱為胃子不在數中趙氏於丹朱外稱八庶不依呂覽以丹朱在九子中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嬃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此依呂覽為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丹朱之外尚有九庶高誘亦以意推說耳若據莊子堯殺長子考監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長子已亡惟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中又未可定謂丹朱獨見堯典者堯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啟明馬融注云義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釋言若順也釋詁登成也周禮司勳民功曰庸若時登庸順天時以成民功

也史記本紀於命義和之下卽承云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日嗣子丹朱開明此事指上義和而言馬氏正本此爲注然則並非求禪未知趙氏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天下定於與子本萬古之常經自堯始變之亦以得人如舜而然耳然且至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而後定若當洪水未作天下方平堯止應率其常苟欲息肩亦惟禪子朱卽不肖擇在朝賢相以輔之可矣萬不獲已擇九男中之賢與之可矣必無預設成心急圖改計求不知誰何之人造次而爲之是亂天下也豈堯之所以爲堯哉彼以疇咨爲求禪不可不辨也引晉獻公之事者僖公二十四年左傳介之推云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君謂重耳五人以事見於春秋者天下之士多就之者重耳之外若申生夷吾奚齊卓子是也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注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疏注天下至悅之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一年而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秀士從之善士卽秀士也又云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

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注胥須至禪之。正義曰漢書叙傳上集注引應劭云胥須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索隱云胥須古人通用管子大匡云姑少胥其自及也注云胥待也待卽須也堯待天下悉平謂既歷試諸艱齊七政類上帝輯五瑞作教刑四罪而天下咸服然後令舜攝行天子之政也按爾雅釋詁云胥相也方言云胥輔也吳越曰胥胥天下卽輔相天下易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史記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日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以利天下而授舜卽是輔相天下也說文彡部云遷登也登卽升也進也謂進而升諸君位也。注順愛至往也。正義曰趙氏以不順於父母卽上云父母之不我愛故以順爲愛也論語天下之堯日篇云四海困窮雅釋詁云困窮也歸往也

士悅之人之所欲也注欲貪也疏注欲貪也。正義曰說文秋大樂篇云天使人有欲論威篇云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情欲生而惡死高誘皆以貪釋欲

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而不足以解憂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

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注言爲人所悅將見禪爲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爲可以解已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注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疏注艾美好也。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程氏考古篇當讀爲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爲又艾卽衰減之義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于孺子時也按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訓艾爲白而白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言則謂之美同取於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子工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屈子九歌從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爲嬖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驤以沛艾薛綜注以沛艾爲作姿容貌程氏謂傳載中無以艾爲好者豈誠說乎說文祇據魯頌曲禮訓爲長老遺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

義不當因以改讀孟子翟氏說是也然艾古通又亦通刈說文云艾芟艸也或从刀是又刈艾字同書皋陶謨云俊乂在官馬鄭注並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以美好爲乂猶以美才爲俊卽猶以美士爲彦又爲艾艸故義亦爲絕宣公十五年左傳云鄆舒有三雋才注云雋絕異也雋卽俊美好之爲艾又如稱美色者爲絕色彼以艾無美好之義者鄙矣然亦非取於艾色之白也。注熱中心熱恐懼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禮樂交錯於中注云中心也故熱中爲心熱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北方生寒在變動爲慄在志爲恐宣明五氣篇云五精所并精氣并於腎則恐王冰注云心虛則腎并之爲恐然則恐懼生於寒不生於熱生於心虛不生於心熱趙氏以不得於君是不爲君所寵用將被謫斥故恐懼耳近時通解以熱中爲躁急是也腹中論云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瘕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又云熱氣悍藥氣亦然此謂熱中之病心不和緩心不和緩是爲焦急孟子借病之熱中以形容失意于君者也

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注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

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采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
 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
 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疏注若老萊至前也。正義曰
 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晚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
 衣為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
 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
 子莫知所終今皇甫謐高士傳無此文馬氏驢繹史引列女
 傳云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編爛
 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今
 劉向列女傳亦無此文。注書曰至五十也。正義曰阮氏
 元按勘記云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三十在位閻監毛三
 本三作五考文古本作二段玉裁曰作五者非也作三者亦
 未是作二者是也古文尚書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
 載馬融王肅姚方與本之為舜年百十二歲之說今文尚書
 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
 本紀皇甫氏帝世紀皆本之為舜年百歲之說王充趙岐
 皆從今文者也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
 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趙注此章五十而慕云書曰舜生
 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合三十二十

正是五十乃為五十而慕之證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邪
 今本論衡亦改二十在位作三十在位使下文適百歲之語
 不可接皆由不知今文古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用今
 文正古文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
 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
 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正鄭說三當作二以今正古
 故正義冠之以鄭元讀此經云六字不則直曰鄭某云鄭云
 而已未嘗有鄭元讀此經云之例讀此經者明此經之本不
 如是也此所以馬王姚作
 三十在位而鄭作二十也

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
 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疏夫孝至

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夫古本作夫
 白虎通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漢書平當上言稱孝經曰人
 之行莫大於孝鄭康成論語注孝為百行之本人之為行莫
 先於孝漢書杜欽傳欽對策白虎殿云考入行之所先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
 之不告而娶何也注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

注詩齊至
娶也。○正

通解信期言也宜莫如舜謂誼如詩之所言則告而娶宜莫如舜詩在舜後趙氏謂舜合信此詩之言非其義也 孟

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注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

○正義曰父頑

母體尙書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云瞽瞍愛後妻子常
欲殺舜後焚廬揜井亦其事也爾雅釋言云懟怨也
萬章

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旣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注〕禮娶須五禮父母亢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

疏 注禮娶至告也。正義曰五禮者蓋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也。儀禮士昏禮記納

采之辭云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其
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致命曰敢納采記問名之辭云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
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記納吉之辭云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其
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
辭記納徵之辭云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
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
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記請期之辭云請期
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謹
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
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
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須敬凡此皆父母亢答之辭也由
記鄭生陸賈傳云與天子抗衡索隱引崔浩云抗對也抗與
亢通亢答卽對答漢書高帝紀沛公還軍
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抗答是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

〔注〕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事

疏 注帝堯至不告。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言瞽義不可以堯帝而可以桀子而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

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注完治也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卽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益其井以爲死矣疏注完治至死矣。正義曰說文禮記祭統云不明其義君人不全注云完全也古文以爲寬字廩屋有破毀處使舜登而補葺完全之亦是治也說文云面穀所振入宗廟黍盛倉黃而取之故謂之面从人回象屋形中有戶牖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呂氏春秋季春紀發倉窮高誘注云方者曰倉荀子榮辱篇云有困廩注云方曰廩是倉廩通稱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階梯也如梯之有等差也禮記喪大記云虞人設階注云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木部云梯木階也蓋階與梯畧有別此完廩所用以升屋者則是木階故以梯釋之以別乎東階西階之階也說文手部云捐棄也棄卽去也故云捐去其階一說旋階者訓捐爲旋也爾雅釋器云環謂之捐小爾雅廣言云旋還也環還字通捐爲環是卽爲旋也捐階與出對言出是入而卽出故以捐階是旋從階下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子牛羊瞽瞍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

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深入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云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廩是也正義引通史云瞽瞍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日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罷工往入井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按今列女傳但言舜往飛出不言鳥工蓋飛出卽所謂旋也通史梁武帝撰見隋書經籍志或云使完廩者父母也焚廩者瞽瞍也只一瞽瞍此舜所以得免出從而拚之此句尤明益雖惑於後妻而父子之恩原不泯斷到死生之際自有以幹旋之卽謂之慈父可也史記集解象曰謨蓋引劉熙云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都君咸我績注象舜異母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也疏注象舜至功也。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父瞽瞍爾雅釋詁云謨謀也釋言云弁益也孫炎注云益亦覆之意襄公十七年左傳云不如益之服虔注云益蓋覆之是益爲

伶即爲覆也爾雅釋詁云都於也近時通解謂舜所居三年
成都故謂都君趙氏謂有倉廩牛羊之奉故謂之君奉即漢
帝紀列侯幸得餐錢奉邑之奉廣雅釋詁云奉祿也既食祿
奉則是尊官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
夫有地者皆曰君雖成君未嘗君之故解都爲於是時未知
所處何等故但以奉知爲君也咸皆也績功也均爾雅釋詁
文阮氏元釋蓋云爾雅釋言蓋割裂也害易盡末末古音皆
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爲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鰥
寡無蓋蓋即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偽傳云使鰥寡
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孟子謀蓋
都君此兼井廩言之蓋亦當訓爲害也若專以謀牛羊父母
蓋爲蓋井而不兼焚廩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牛羊父母
倉廩父母注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
嫂使治朕棲注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彫弓也
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
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疏注干楯至妻也○正義曰干楯
爾雅正義云通典引揚雄清英云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
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思是舜彈五弦之琴也音義云張都

禮切丁音彫云義與淳同趙氏讀張爲彫故以爲彫弓毛詩
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傳云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云敦
音彫孔氏正義云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曰敦
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
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
子敦弓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定
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
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按氏周皆訓至說文車部云輦抵也
鄭氏士喪禮注云輦輦也輦輦字同輦之爲抵猶彫之爲張
矣乃此時堯不當有禪舜之意以張爲天子之弓於義未協
趙氏佑溫故錄云張或別一弓之名舜所常用亦如五弦之
琴爲舜自作者耳按廣韻引卑蒼云張舜弓名趙氏佑溫故
錄之說爲得之矣廣雅釋器云棲謂之牀釋詁云棲竝也王
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棲者人物所棲也即皮閣之意也藝文
類聚引尸子云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
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
以嬀媵之以娥列女傳母儀傳云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
也長娥皇次女英漢書古今人表女英作女嬀大戴禮記帝
繫篇云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區區英一聲之轉也荀子
修身篇云少而理曰治呂氏春秋振亂篇云欲民之治也高
誘注云治整也使二嫂整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
理安息之處猶云侍寢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

思君爾忸怩注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

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疏注象見至情也○正

存也有亡猶死生也故以生釋在史記五帝本紀云象乃止

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

然爾其庶矣此與孟子略不同按孟子之文舜已出井而象

乃揜蓋是舜先已在宮象揜畢而後來未見舜先已聞琴故

愕然反愕與選同說文彖部云選相遇驚也漢書張良傳云

良愕然欲歐之注云愕驚貌也淮南子汜論訓云紂居於宣

室而不反其過高誘注云反悔也列子仲尼篇云回能仁而

不能反注云反變也謂悔其不當來而變易其初心也史記

以瞽瞍與象實土後舜乃從匿空旁出故以爲象先居舜宮

鼓其琴舜後入宮見之若此則象先不知舜未死既居舜宮

必已彰其跋扈之迹則鬱陶思舜之言何能自揜史記非也

惟舜先從井出潛自入宮知象將來故鼓琴以示之既示其

未死且感以和此象所以愕然而悔也說苑建本篇云曾子

芸灰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楚

然而起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

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

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

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然則舜之牀琴非漫然矣王氏念

孫廣雅疏證云方言鬱悠思也晉米芾曾之問謂之鬱悠鬱

猶鬱鬱也悠猶悠悠也楚辭九辨云馮鬱鬱其何極鄭風子

衿篇云悠悠我思合言之則曰鬱悠方言注云鬱悠猶鬱陶

也凡經傳言鬱陶者皆當讀如皋陶之陶鬱陶鬱悠古同聲

舊讀陶如陶冶之陶失之矣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爾

雅釋詁篇鬱陶絲喜也郭璞注引孟子鬱陶思君禮記曰人

喜則斯陶邢昺疏引孟子趙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

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

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

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孟子固

已明言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

以引起下文非真有象憂之事也因悉數諸書以鬱陶爲憂

思之誤念孫按象曰鬱陶思君爾則鬱陶乃思之意非喜之

意言我鬱陶思君是以來見非喜而思見之辭也孟子言象

喜亦喜者象見舜而爲喜自述其鬱陶思舜之意故舜亦誠

信而喜之非謂鬱陶爲喜也凡人相見而喜必自道其相思

之切豈得卽道其相思之切爲喜乎趙注云我鬱陶思君故

來是趙意亦不以鬱陶爲喜史記五帝紀述象之言亦云我

悠憂思三字同義故鬱悠既訓為思又訓為憂管子內業篇
云憂鬱生疾是鬱為憂也說文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悠
悠我里毛傳云悠悠憂也悠為憂也悠與陶古聲同小雅
鼓鐘篇憂心且如衆經音義引韓詩作憂心且陶是陶為憂
也故廣雅釋言云陶憂也合而言之則曰鬱陶九辯鬱陶而
思君王逸注云憤念蓄積盈胷臆也魏文帝燕歌行云憂來
思君不敢忘又云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鬱陶為憂凡一字
兩訓而反覆旁通者若亂之為治故之為今擾之為安臭之
為香不可悉數爾雅云鬱陶繇喜也又云繇憂也則繇字即
有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是故喜意未暢謂之鬱陶檀弓
正義引何氏隱義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謂
之鬱陶孟子楚辭史記所云是也暑氣蘊隆亦謂之鬱陶摯
虞思游賦云戚溽暑之鬱陶今余安能平雷斯夏侯湛大暑
賦云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是也事雖不同而同為
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閭氏謂憂喜不同名廣雅誤訓陶為
憂亦非也爾為辭者禮記檀弓爾母從從爾注云爾語助是
也方言云忸怩慙也楚郢江淮之間謂之忸怩或謂之慙
吝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晉語君忸怩顏韋昭注云忸怩慙貌
趙岐注孟子云忸怩而慙廣雅忸怩慙慙忸怩慙慙忸怩慙
聲廣雅疏證云忸怩與慙同慙字从心衄聲忸怩慙慙忸怩
不伸之貌也釋言云衄縮也縮與慙義相近縮謂
之衄又謂之縮猶慙謂之忸怩又謂之慙慙也

舜曰惟茲

臣庶汝其于子治注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

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疏注茲此至治事○

云茲此也惟思也庶衆也詩周頌維天之命序釋文引韓詩
云惟念也汝其于子治解為汝故助我治事者白虎通五行
篇云姑者故也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姑且也
汝其于子治謂汝姑且于子治也于與於通爾雅釋詁云於
代也代于治即是我治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于為也
為助也趙注女故助我治事是也閭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
子或問者於淳熙丁酉後其辭曰林氏謂司馬公以為是時
堯將以天下禪舜舜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為天子
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
為舜之側微既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
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程子以為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
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
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
則亦未為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為天下之至難矣
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
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
暇辯者哉余謂世誣舜以瞽瞍朝已孟子則辯其必無誣舜
以放象則辯其未嘗有凡於傳譌之迹未有不辯而明之以

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若金氏謂祇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辯殆幾於戲矣人固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注萬章言我不習而不察耳

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為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注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知

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

之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注偽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行至

誠而詐喜以悅人矣疏注偽詐也○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心愉而不偽高誘注云偽虛詐

也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

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為說子

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

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

走水趨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疏注

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否不也不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說事之不然也故音義皆同

孟子萬章曰然則舜偽喜者與孟子曰否注孟子言舜不詐

喜也又咸邱蒙問舜南面而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孟子曰

否注言不然也又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注

堯不與之又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曰否

然也萬章又問孔子於衛主癰疽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孟子曰否然注皆曰否不也不如

是也注以不如是釋否然今本正文皆誤作否不然語贅而

注不可通矣否字引申之義訓為不通如易之泰否堯之否

德小雅之否難知也論語之予所否者皆殊其音讀符鄙切

○注校人主池沼小吏也○正義曰校人見周禮夏官掌馬

政鄭康成以為主馬者必仍校視之賈氏疏以為讀從曲禮

與少儀效馬效羊取效見義此於畜魚之校人無涉漢書司

校極柴也哀公四年公羊傳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掩其下是柴即棧亦校即棧也管子內業篇云傳馬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之門注云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於亡國之社則為柴其下用之以護箕子之居則為柴箕子之門用於車上為車箱則為棧車亦為柴車用以畜馬則為馬棧亦即為校為閑用以畜魚則為積柴為棧即亦為校爾雅釋器云棧謂之泔毛詩正義引孫炎云積柴養魚日泔說文木部云棧以柴木離也郭璞江賦云棧為泔編木為棧以養馬因而主馬者稱校人編木為泔以養魚因而主魚者稱校人此校人所以為主池沼小吏也春秋左傳吳囚邾子於樓臺柝之以棘謂以棘柴其下也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以編木囚繫人與以編木繫馬畜魚同禮記禮運云鳳凰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此郊極蓋即校極即所謂以木相貫穿為闌校以遮禽獸也○注圍圍至志也○正義日爾雅釋言云圍禁也圍與圍通宣公四年左傳云圍伯贏注云圍囚也說文口部云圍圍所以拘羣人圍圍即圍固也下洋洋為舒緩搖尾此時尚未改幽閉囚禁之狀故為圍固國語晉語優施歌日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注云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苑茂木貌施謂鳥鳥

集於茂木則暇豫里克不暇豫而集於枯則吾吾不如鳥鳥吾吾為集枯之狀不能暇豫故先云暇豫之欲其不吾吾也此吾吾即圍固不敢自親之貌即在水羸劣之貌也毛詩大雅牧野洋洋傳云洋洋廣也陳風泌之洋洋傳云洋洋廣大也廣大則不局促不局促故舒緩哀十七年左傳云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孔氏正義云鄭眾以為魚肥則尾赤方羊遊戲洋洋猶言方羊魚遊尾動故以搖尾狀其舒緩遊戲之情也攸與悠同爾雅釋詁云悠遠也舍人注云行之遠也遠與深義同逝如論語逝者如斯夫之逝陽貨篇日月逝矣皇侃疏云逝速也走水趣深處解攸然迅字解逝字閩監毛三本水趣二字倒校人出日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嘉誤作喜

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注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疏注方類至類欺○

神訓云以萬物為一方高誘注云方類也方之義為比類之義亦為比凡事之荒誕非理者則無所比類校人之言有倫是青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有脊實有此圍圍洋洋攸然而逝之情而此類之也故不虞其欺耳

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注怪舜放

之何故疏注怪舜放之何故。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韓非

放父殺弟不可為仁則云象欲殺舜猶其繆之小焉者矣萬章知無放睽殺象之事而不能無疑於放象之說孟子力辨其并無之則其餘邪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注舜封象於

有庫或有人以為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

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

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

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注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

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

疏舜流至咸服。正義曰此虞書堯典文也段氏玉裁說文

妄人所改也。竄三苗于三危與言流言放言極一例謂放之

合自匿故孟子作殺三苗即左傳繫蔡叔之繫繫為正字竄

殺為同音假借極為極之假借左傳曰流四凶族投諸四

裔劉向曰舜有四放之罰屈原曰永遇在羽山夫何三年不

施王注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

也周禮廢以馭其罪注廢猶放也舜極鯀于羽山是也此條

釋文宋本極紀力反可證洪範鯀則殛死釋文本又作極多

上青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作先極後死若呂覽副之以吳刀山海經殺鯀于羽郊則言
之不從不可信矣然則馬注尚書趙注孟子章注國語皆云
殛誅也何也曰此皆用釋文極誅也之文謂正文殛當作極
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史記云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
北狄放讎咬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
鯀于羽山以變東夷竅塞也謂塞之使不得通中國周禮大
司馬職云犯令陵政則杜之鄭注云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
鄰國交通亦此義也殛誅誅謂責遣之非殺之也按萬章以
舜放象為問故舉四罪之放以例之○封之有庫○正義曰
顧氏炎武曰知錄云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都
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東平王蒼傳注
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舜
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
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而
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
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閻
氏若璩釋地續云有庫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
所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
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者有兄居蒲阪弟居零陵陸阻太
行水絕洞庭較諸驩放處尤遠千里之程且果零陵之國
比歲一至則往反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
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

有庫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或曰然則今零陵曷為
傳有是名也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
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為鼻亭神此為得之翟
氏灝考異云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鼻服虔注曰鼻音界
予之界師古注曰音鼻又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注
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後漢東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
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亦曰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
有鼻庫與鼻皆從界與之鼻昔皆讀為庇故其字得通借○
注舜誅四佞○正義曰書言四罪趙氏謂之四佞者明其罪
在佞也論衡答佞篇云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
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
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
夫賢人君子也佞人小人也佞人問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
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
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人刑憲佞在惡中大佞惡
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
中之雄也○注仁人用心當如是乎○正義曰當與嘗通萬
章上篇是時孔子當阮說苑引作是孔子嘗阮荀子君子篇
先祖當賢注云當或為嘗是也禮記少儀馬不常秣釋文云
常本亦作嘗是當嘗常三字通國語周語國有之乎注云固
猶嘗也禮記曲禮求毋固注云固常也固之義為常嘗即曰
亦為當故趙氏以當釋之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固猶乃也曰

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注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之欲使富貴耳身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為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注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注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庫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疏象至民哉。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象不得有為非舜禁之使不得也乃或之見為如是耳蓋天子使吏治其國即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事古封建之本如是後世始擅命自為然漢制諸侯王猶為置傅相蓋循古意舜固以之休逸象優其賦入以奉養象或者不察遂妄意舜之禁象使不得有為故謂之放就令如此

象亦豈有暴民之事哉是皆孟子推或言之意又正答有庠之人何罪一語意也故下復有雖然一轉此時象久被舜烝父之教亦自不至於暴民然舜之為是正不慮象之暴民第欲其常常來見唯使治國有人賦入無缺故象得輕身時求歡聚與他人必及朝貢之期者不同又時以政事相接使象得觀已所行以益進於善此之謂也與上故謂之相比照論舜之待象當如此不當如彼也蓋孟子所以發明仁人親愛之心委婉詳盡如此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注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疏注欲常常見之無已。正義曰詩大雅文王箋云長猶常也說文云長久遠也長而又長故為無已。注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正義曰說文言部云源徐語也久言原聲孟子曰故源源而來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趙注如流水之與源源通據此源本作源源古作原蓋許引孟原原來證從原會意之惜。注不及至恩也。正義曰虞書堯典

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康成注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
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
於京師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
年東方諸侯春秋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
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
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
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代爲四部
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
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按此所謂常禮也常禮
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詩鄭風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
徒善於其職孔氏正義云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
徒衛風淇澳序云淇澳美武公之德也以禮自防故能入相
于周孔氏正義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
卒章傳云卿士者卿爲典事公其兼官在尙書如蘇公爲司
寇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皆以諸侯兼理京師之政事推
之於虞當亦有然有庠之君不依朝貢常期而歲歲自至故
若兼治京師政事而天子以政事接見之也經文直云以政
象以諸侯兼治王政事可知封象於有庠而兼掌朝政所
知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也人見其不得有爲於國故謂之放不
知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者正有爲於天子之朝也其非放

也明矣趙氏增若字此之謂也注此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
則以本非有政事矣此之謂也注此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

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疏注此常至謂也○

以此文在舜典中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據云此之謂
也則有庠以上自是古書成文當是尙書文矣其欲常常句
承離然之下雖然云者承上轉下之詞則欲常常二句乃孟
子之言非古書成文矣斷自不及貢始以爲尙書逸文庶幾
近之也

章指言懇誠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爲無道極

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况其仁賢乎疏友于之性○正義曰

于之性生於自然後漢書袁紹傳云友

咸邱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

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

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

然乎哉注咸邱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蹙不自安也孔子以爲君父爲臣父安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疏注咸邱蒙孟子弟子○正義曰廣韻邱字注云漢地續云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邱魯地而蒙則齊人是咸邱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邱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邱杜注咸邱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邱複氏自以此○注其容至實然乎○正義曰趙氏連云蹙蹙蓋讀蹙爲曾西蹙然之蹙即蹙蹙也楚辭離騷云高余冠之岌岌兮注云岌岌高也高則危而不安漢書韋賢傳云岌岌其國注引應劭云岌岌欲毀壞也翟氏灝考異云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五句墨子非儒篇孔某與其門弟子問坐曰夫舜見瞽瞍蹙然此時天下嗟乎韓非子忠孝篇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文選諷諫詩注引孟子曰天下殆哉岌岌乎按韓非所引之記卽咸邱蒙所引之語蓋當時早有以此等說筆之於書者矣蹙造二字古通韓詩列傳史魚死不於正堂治喪衛君問知其故造然名蹙伯玉貴

之而退瞽子瑕淮南子道應訓孔子觀宥卮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並以造代蹙殆哉岌岌乎乃時人恆語莊子天地篇述許由之言亦云殆哉岌岌乎天下音義曰岌本又作岌管子小問篇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乎孟子曰否注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注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邱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疏注東野至事也○正義曰趙氏以東爲東作治農事故引書堯典以證之非東爲東方之東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趙氏注此章於東字妙有體會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至今濟南府齊東縣則置於元憲宗三年以鎮而名於孟子無涉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注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疏堯典曰○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今所行尙書在舜典中按伏

公篇。○注如喪至甚也。○正義曰趙氏言思之如父母猶云親其君如父母也蓋謂百姓即下四海之民惟加喪考妣所以過密八音也故云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兩思字相貫為一事也過止也爾雅釋詁文說文言部云謚靜語也一日無聲也詩周頌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云密靜也賈子新書禮容篇引詩作宥謚趙氏讀密為謚故云無聲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

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注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疏

孔子曰至二王。○正義曰禮記曾子問篇云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坊記云天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大戴禮記本命篇云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咸邱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注不以堯

為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注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

臣如何也疏注詩小雅至之臣。○正義曰詩在小雅北山第

日無色也水部云溥大也孟子作普是假借字詩作溥正字也儀禮士虞禮記云普淖注云普大也詩大雅召弓溥斯害矣箋云溥徧也周徧即大也率循也爾雅釋詁文孔氏詩正義云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詩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在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

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注孟子言

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

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疏此莫至勞也。○正義曰

賢勞也小雅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云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為賢才失其義也段氏玉裁

說文解字注云賢多財也賢本多財之稱引伸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伸之義而廢其本義矣小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謂事多而勞也故孟子說之曰我獨賢勞戴先生曰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賢多也按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蓋當時相傳此詩爲舜作故咸邱蒙引見爲問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故矣六經之學至戰國疏陋已極孟子不獨論舜兼以明詩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注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

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爲王臣謂舜臣其父也

疏故說詩至得之。正義曰說文文部云文錯畫也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宣公十五年左傳云故文反正爲之國語晉語云夫文蟲皿爲豐是文卽字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言意內而言外也从司言有是意於內因有是言於外謂之言意者文字之義也言者文字之聲也言者文字之形聲之合也言與字部之辭其意迥別辭者說也從言辛聲辛猶理辜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然則辭謂篇章也言者意內而言外从司言此謂摹繪物狀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積文字而爲篇章積言而爲辭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言害志也孔子曰言以足志言之謂也文以足言辭之謂也大行人故書計畧命鄭司農云言當爲辭此二策歌永言而孟子之詔成邱蒙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後儒因謂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謂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道理此論讀書窮理之義則可耳詩則當知其事實而後志可見志見而後得失可判也說者又引子貢之知來子夏之起此孟子所謂固哉高舉者而非聖賢相與言詩之法也不知學者引申觸類六通四闢無所不可而考其本旨義各有歸如切磋本言學問之事則凡言學問者無不可推而謂詩論

貧富可乎素絢本有先後之序則凡有先後者無不可推而謂詩論禮後可乎斷章取義當用之論理論事不可用以釋詩也然則所謂逆志者何他日謂萬章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正惟有世可論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今不問其世為何世人為何人而徒吟哦上去來推之則其所逆乃在文辭而非志也此正孟子所謂害志者而烏乎逆之又烏乎得之孟子之論北山也惟知為行役者之刺王故逆之而得其嘆賢勞之志其論凱風也惟知七子之母未嘗去其室故逆之而得其過小不怨之志不然則普天率土特悉主悉臣之恆談耳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亦蓼蓼者我匪我伊蒿之同類耳何由於去古茫茫之後核事考情而得其所指哉夫不論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預憂後世將秕糠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說以防之故必論世知人而後逆志之說可用之○注文詩至之辭○正義曰說文多部云彰骸也有部云骸有彰彰也然則文章之文本作爰省而作文與文字之文義別趙氏以文章釋文是讀文為爰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發動而成於文高誘注云文文章也禮記仲尼燕居云文為在禮注云文章所為皆以文為爰與趙氏同辭則孟子已明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為辭即普天之下四句為辭此是詩人所歌詠之辭已成篇章者也○注文不顯乃反顯也○正義曰趙氏以文為文章是所引以

興事即篇章上之文采如我獨賢勞辭之志也莫非王臣則辭之文也說詩當以辭之志為本而顯之若不意逆志則志宜顯而反不顯文不顯而反顯矣文字於說詩非所取故解為詩之文章詩之文章即辭之文采也○注辭曰至父也○正義曰雲漢詩在大雅序言宣王遇災而懼每章首言旱既太甚知詩人之志在憂旱災也毛傳云孑然遺失也箋云黎眾也周之眾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饑病也孔氏正義云孑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按遺失失即佚遺佚即遺漏無有遺漏是皆不免於死亡下云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箋云天將遂旱饑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然則靡有孑遺乃虛設之辭謂旱災如此先祖若不助我恐懼使天雨則昊天上帝既不欲使我民有遺留周餘黎民必將飢饉饑病無有孑遺也不逆胡不相畏之志則周真無遺民不逆我從事獨賢之志則溥天之下真莫非王臣趙氏言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與毛鄭義異白虎通有王者不臣篇言王者所不臣者三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是孝子之王者有所不臣也妻之父母且不臣而轉臣父乎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尊之至瞽瞍為天子父養之至

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注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疏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其先人也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義與趙氏異趙氏以孝思爲孝道者說文人部云倫思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倫下云倫理也大雅毛傳云倫思也論者倫之假借思與理義同也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理道理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喜怒剛柔不離其理高誘注云理道理也是思亦道也大王王季文王皆明哲可法故毛以則爲則其先人舜之父頑未可法則故趙氏不從毛義而云爲天下則法也箋解永言配命以爲武王言趙氏以此永言爲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則與鄭同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注書尙書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是

解咸邱蒙之疑疏

注書尙主之疑。正義曰此引書不見二十八篇之中故爲逸篇蓋亦舜典文也祇敬也爾雅釋詁文周書謚法解云載事也國語楚語云爲齋

敬也禮記內則云進退周旋慎齊是齊爲敬慎也論語八佾篇云使民戰栗毛詩秦風黃鳥惴惴其慄傳云慄慄懼也栗通慄是爲戰懼也趙氏以夔夔爲齊栗之貌故云敬慎戰懼貌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炳燭齋隨筆曰夔一足之物也凡人之立常時則兩足舒布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之物故曰夔夔也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按酷吏義縱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語尤顯白爾雅釋詁云允信也趙氏以瞽瞍亦信知舜之大孝釋瞽瞍亦允是讀允字句若字屬下爲孟子說書之辭近讀允若爲句從晚出古文大禹謨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既引此經遂言曰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趙氏讀允字絕句若字屬下入孟子語中似不合孟子語意故聲裁節之而別爲之解允誠也若善也舜敬事瞽瞍見之必敬慎戰栗瞽瞍化之亦誠實而善所謂烝烝乂不格姦也

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無有加焉疏孝莫大於嚴父。正義曰見

一本作執
子之政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四終

嘉應李恆春舊校
南海陳韶漢重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五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注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是也疏注堯曰至是也○正義曰文見論語堯曰篇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注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注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注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疏注萬章至義曰說文言部云諄告曉之孰也从言章聲讀若庀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大雅誨爾諄諄左傳年未盈五十而諄諄如八九十者孟子諄諄然命之乎大雅諄諄鄭注中庸引作怵怵云怵怵懇誠貌也其中懇誠其外乃曉告之孰義相足也按告曉之孰則有聲音故云天有聲音也爾雅釋詁云命告也命之即告曉之諄諄然命之則懇誠而孰告之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注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注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百

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注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允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疏三年之喪畢氏佑溫故錄云程氏逸箋言後漢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此舜居堯喪之實事也○而居堯之宮○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而猶如也易明夷象傳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虞注云而如也詩君子偕老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都人士曰垂帶而厲箋曰而厲如輦厲也孟子萬章篇而

居堯之宮通堯之子而字並與如字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
詩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大戴
記衛將軍文子篇曰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孟子離
婁篇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南河至中國○
正義曰史記集解引劉熙云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又云天
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
爲中故曰中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
鄆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濮北
臨濮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
其偃朱城所居卽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按禹貢浮
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指豫州北之河濮在豫河之
東南固可謂之南河之南九河在兗州濮亦適當其南故劉
熙以爲九河之最南者所解南河不同而其指濮則一也曹
濮之間春秋時尙戎狄雜處則以爲南夷似亦可乃趙氏稱
遠地南夷則不同熙說矣蓋遠在豫河之南戎狄之地也濮
去冀州固非遠地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古帝王之都皆在
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
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
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
免乎禹避於陽城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文選陸機答賈
長淵詩云獄訟違魏謳歌適晉注引孟子萬章作天下朝觀
獄訟者又云舜曰天也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史記

五帝本紀云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
而謳歌舜舜曰天也與文選注所引同劉熙言於是遂反則
熙所據之本正作歸中國故以反釋歸然則趙本作之中國
與劉異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凡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注
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賈氏疏云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
訟以兩劑禁民獄獄訟相對故獄爲爭罪訟爲爭財若獄訟
不相對則爭財亦爲獄訟其義具在秋官按秋官大司寇言諸
侯之獄訟卿大夫之獄訟庶民之獄訟小司徒聽萬民之獄
訟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以五聲聽獄訟以三刺斷庶民獄
訟之中士師察獄訟之辭鄉士遂士聽其獄訟辨其獄訟禮
記月令孟秋決獄訟淮南子汜論訓云有獄訟者擇耆皆稱
其罪故訟之是以訟獄爲訟此獄劉熙釋名釋宮室云獄確
也言實確人情僞也獄不決其罪則不能確人情僞故爭訟
之也蓋主獄訟自有其官惟主獄者不能決乃上就
舜而訟之如後世叩閣擊登聞鼓此趙氏之義也 泰誓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注泰誓尙書篇名

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疏注泰誓至欲也○正義
今文尙書無之阮氏元校勘記云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
泰作大廖本孔本韓本作太注同泰太皆俗古祇作大

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注

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疏人有言至

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是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韓非子外儲說潘壽對燕王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入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以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萬章所謂人言蓋此等言也故孟子姑援別典之說明益方避啟而未嘗貪其位啟順人心即位而未嘗奪於益以絕其尤甚之謬妄而禹德盛衰不暇更置辨也

孟子曰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疏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正義

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並有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八字注疏本無之有者是也因此可正今本經文之誤經文本作孟子曰否然也三字一句無不字故注之云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孟子之否然即今人之不然也他否字皆不注獨此注者恐人之誤斷其句於否字句絕則然也不可通矣

天與子則與子注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

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

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

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

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

澤於民未久注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

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疏引丹朱至亦不肖○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麻志侯丹淵雖有范汪荆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可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年放齊曰允子朱啓明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耳丹朱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然犀解引徐自淇云二子不肖但不似父之神聖耳使果大不肖則且起而與舜禹爭天下安能成父之志昔人稱丹朱自托於傲以成禪讓真無愧爲堯之子○注陽城至處也○正義曰史記夏本紀云舜薦禹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集解引劉熙云今潁川陽城是也本紀又云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集解云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嵩高之北閻氏若璩釋地云陽城山名漢潁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卽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遂云

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明斷斷其非一山也酈道元注先敘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嵩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趙氏所以誤者注書在藏於複壁時想無多書冊可討尋又無交遊以質問虛理或可意會實跡豈容臆度地理多譌正坐此爾周氏兩中辨正云箕山之陰史記作箕山之陽山北曰陰陽城在箕山之北故張守節云陰卽陽城也史記作陽則爲箕山之南與孟子不合故張守節疑史記箕字是嵩字之譌蓋陽城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趙注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閻百詩非之其說良然但謂箕山爲嵩高之北此本劉熙語思謂北字疑譌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箕山又在陽城縣之南非北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注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祿也疏注莫無至祿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抑篇莫捫朕舌傳云莫無也荀子致士篇云凡流言流說流事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庚申補刊

流謀流譽流譽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注云流者無根源之謂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為橫橫至橫逆而至也此言橫為之猶荀子言衡至從為順橫為逆從所欲為而為順也無所欲為而為故為橫也是其命祿也聞監毛三本作是其命而已矣故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注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疏繼世以有天下正義曰正義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注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王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注

大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王立四年皆大丁之弟也大甲大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疏注大丁至義曰史記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適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王是為帝中王帝中王即位四年崩伊尹適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趙氏所本也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成湯之歿久矣于此言成湯既歿者蓋三篇皆稱述成湯故推本之耳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王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則成湯之歿距太甲元年中隔兩君歷有年所非湯歿之後即為太甲元年也注伊尹至位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適迎帝太甲而授之政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周氏柄中辨正

云當以書序爲正蓋居桐在諒陰時自史記以放桐在既立三年後於是霍光將廢昌邑田延年遂以伊尹廢太甲以安社稷爲辭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康成所傳真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於漢書律厯志所引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蓋劉向欽父子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歆撰三統厯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厯志的確可信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而立二年崩仲王立四年崩乃立太甲趙岐注甚明史記殷本紀及律厯志說並同真伊訓所云太甲元年乃仲王崩之明年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既者追溯之辭不可泥商人以丑月爲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欽以三統厯推是年爲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厯家以爲厯元伊尹祀於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律厯志既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且無論太甲繼仲王不繼湯卽爲繼湯湯必以去年崩至踰年正月太甲改稱元年至此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年未非元年初也乃僞作者并朔字去之改爲卽位陳訓遂掩却至朔同日之事以改祀先王爲篡竊告卽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月果如此則崩年卽改稱元年矣崩年改元亂世之事曾謂伊尹爲之乎又云如僞書則是自湯崩太甲立不率教卽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二十六月之內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

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誠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年之內卽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熟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乍放乍迎如置棊然也史記殷本紀首三年字指初卽位後下三年字指被放後蓋前後共六年最爲明白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旣之爲言可該久遠不必在一二年内古文簡略省首三年字耳與史記不乖刺也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據文似在桐有六年之久孟子行文取便要其爲六年則同奈何作僞者竟謂太甲卽位未久卽被放廢放後未幾又卽復位伊尹之無人臣禮一至於此傷教害義不可不辨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鄭康成書序注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爲湯葬地余以後漢書梁國廩縣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卽在此處今歸德府城縣距湯都南臺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旣攝國政復時時往訓大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亳爲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繯地之法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周氏柄中辨正云湯都實在偃師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戶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大甲所放處也戶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據此則大甲放處密邇湯都閻氏指桐亭爲放處而移湯都於穀熟以就之非也尙書後案云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緣

孔傳欲傳會大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並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為怪矣毛詩召南殷其雷莫敢遑處小雅四牡不遑啓處傳皆云處居也遷徙也又治也並爾雅釋詁文艾父字通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

殷周繼其義一也注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

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疏孔子至一也○正義曰義者

通變神化之學故於此明之

章指言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

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注人言伊尹負鼎俎

而干湯有之否疏

注人言至之否○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墨子尚賢篇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親為庖人湯得而舉之莊子庚桑楚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

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言有

侏氏得嬰兒於空桑之中令煇人養之是為伊尹湯請有侏

之事周舉天下魚肉之美菜果之美湯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

者而云非為天子不得具割烹要湯之美和之美飯之美水之美

者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東有盧橘應劭史記注引之飯

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秬許慎說文引之所謂稱書曰俱不

曰呂覽曰伊尹考班固藝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於小說

家蓋呂氏聚斂羣書為書所謂本味篇乃劉向伊尹說中故

漢人之及見原書者猶標著其原目如此夫小說之怪誕猥

鄙何足挂唇而其時枉已辱身之徒援以自衛津津樂道至

輾轉傳聞於孟子之門又烏可不辨論哉馬遷自命良史殷

紀中雜陳二說且次孟子正說於後又作孟子傳而云牛鼎

之意近世學者不復料前古有小說而但奉遷史為信書則

雖經孟子明辨猶其惑未盡祛也愚故追索其根株以實挾

之曰是說也但本伊尹說也伊尹說乃怪誕猥鄙之小說也

孟子曰否不然注否不是也疏否不然○正義曰阮氏元按

否不是也當同前後章作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注〕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
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顧也于駟四千
匹也雖多不一眄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

〔疏〕注有莘國名。正義曰大戴記帝繫篇鯀娶於有莘氏之
女謂之女志氏漢書古今人表女志鯀妃有嫫氏女此唐
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嫫者有嫫氏之女
也又大嫫者武王之母禹後有嫫妃氏之女於大嫫別之曰
禹後嫫氏而湯妃則曰有嫫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于湯
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
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佚氏採得
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元和郡縣志汴州陳留縣
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
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即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於是野者也
閻氏若璩釋地云汴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毫
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嫫所產之莘國則在
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注雖以至人也。○
正義曰祿之以天下謂為天子也故曰以天下之祿加之說

文頁部云顧還視也書多方云開厥顧天鄭氏注云顧由視
念也還視謂回首而視心念之不能舍也說氏見部云觀欲
也欲與念義同故以觀釋顧也詩鄭風清人駟介旁箋云
駟四馬也于駟是為四干匹禮記曲禮云毋淫視注云淫視
睇眄也以眄釋視謂欣慕此干駟而淫視之也方言云芥草
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趙氏讀介為芥故以草釋之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
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注〕湯聞其賢以元纁之
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

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疏〕注囂囂至貌也。正
義曰爾雅釋言云囂
閑靜而不躁高誘注云閑靜言無欲也 湯三使往聘之既

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
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
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注〕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

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

疏注幡反也○正義曰音義云幡張云與翻同荀子疆國篇云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注云反音翻翻然改變貌幡

然即翻然翻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

誰也**注**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

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

疏注覺悟也○正義曰說文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

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注**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

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故就湯說之

伐夏桀救民之厄也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

天下者乎**注**枉已者尚不能以正人况於辱已之身而有正

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

身而已矣**注**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

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

者云焉能挽我也歸於絜身不污已而已**疏**聖人至而已矣

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孔子之栖栖皇皇為天下也然而

為已而已迨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始完得盡已之性也沮溺

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諸人考其言論察其舉止豈石隱者

流哉其為已也亦豈絕不為人謀乎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潔身者豈獨善其

身而不兼善天下之謂哉窮則獨善沮溺丈人之行也達則

兼善大聖人之志也是志也蓋隱居之所求而行義以達之

者也故曰君子之仕也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乎

此而君子為已之學與為仁由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

聞以割烹也**注**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為王不聞以割

烹牛羊爲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注伊訓尙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也疏注伊訓至誅也○二十九篇無伊訓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有伊訓次咸有一德典寶之後爲今文所無故爲逸篇惠氏棟古文尙書考云鄭康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云載乎于亳又云征是三腰則此篇漢末猶存崔實政論曰卑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則伊訓之篇子真曾見之矣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牧宮桀宮者言天誅之所自則自是桀宮下又別言自亳亳是殷都則牧宮是桀宮矣朕我釋詁文云謂湯也則未然也詩周頌序云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故云載始也書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故云亳殷都也此篇是伊尹訓太甲之文朕載自亳之語無以見是述湯言古人朕字上下通稱安見伊尹不稱朕乎聲謂伊尹自謂也按趙氏以作釋造謂桀自造作可攻討之罪故天誅之自之訓由通猶猶卽猷爾雅釋詁云猷謀也故趙氏以謀之於亳釋自亳兩自字義別也晚出古文伊訓作造攻自鳴條某氏傳訓造

爲始趙氏不訓造爲始者湯始征自葛載其後又伐韋伐顧伐昆吾而後乃伐桀牧宮既爲桀宮不得爲始攻自桀也若鳴條尤不可言始矣所與謀者順天救民之事非割烹也湯謀之於亳非伊尹以割烹要之此孟子引書之意謂伊尹攻桀自亳與孟子引書不合矣

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疏不枉道而取容○正義曰史記建傳云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注

有人以孔子爲然癰疽瘠環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

齊君之所近狎人疏然注有人至狎人○正義曰孟子對云不

策云衛靈公近癰疽高誘注云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翟氏顯考異云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孔子上無或謂二字癰疽作雍雖侍作寺瘠作脊史記孔子世家雍渠爲驂乘障非子作雍鉏輾轉相推雍鉏雍雖爲一人而癰疽亦卽雍渠均

以聲同通借字耳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之視藥腫瘍氣聚而不散者潰瘍血溢而將破者雖癰淺於疽而二瘍皆有之戰國策衛靈公時癰疽彌子瑕專君之勢以蔽左右蓋亦下士之職云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乘出使孔子為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即孟子所稱癰疽趙氏以為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

注否不也不如是也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也疏否不然也。正

義曰阮氏元按勘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記云不字衍文

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

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

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注顏雝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為主

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

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

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為無義無命也疏孔子進至有命。正義曰張氏爾岐

蒿菴閒話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即以為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眾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為準之所而以為義為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為辯而重為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可力為辯而重為請也亦曰義所也安義斯安命矣眾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眾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顏雝由至孔子主。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漢書古今人表以顏濁鄒為顏涿聚濁鄒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合其實無所為不合也孔叢子言雝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

有證是雖由卽濁鄒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雖由則雖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牆固其宜也至孫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爲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爲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離由無豫矣孫聚死事於齊見左傳擊邱之役然則顏涿聚者顏庚也非濁鄒也張守節附會於字音更不足信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顏雖由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因云翟氏灝考異云彌子欲借重於孔子孔子拒之此文甚明呂氏慎大覽乃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秦族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時謗孔子者且不僅造爲癰疽瘡環言矣按癰疽與彌子瑕同幸於衛君二人專君之勢以蔽於左右韓非子說難云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別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然則彌子之寵甚於癰疽彌子有子路之親且自求結交於孔子孔子且以義命拒之則主癰疽必無之事矣蓋因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參乘之事而傳會之耳

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

臣注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

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

無諂惡之罪故諡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

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

子爲陳侯周臣於衛齊無阨難何爲主癰疽瘡環也疏注孔

子至

過宋。正義曰不爲苟合取容故不悅趙氏以道不合明之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遷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孔子遂行宿乎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此不悅於魯之事也又云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月餘反平衛主蘧伯玉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於是醜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此不悅於衛之事也又云與弟子

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
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微服過宋
之事也。○注司城至臣也。○正義曰趙氏此注甚詳明上言
宋桓司馬已標國名司城貞子蒙上宋字爲宋臣爲孔子在
宋時所主也過宋則不在宋而適陳故下明標陳侯周言孔
子適陳爲陳侯周之臣也惟史記以司城貞子爲孔子適陳
所主是貞子爲陳卿非宋卿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趙氏云
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是時孔氏遭厄難不暇擇大賢臣
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則司城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是
陳人特膠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兩說之愚謂陳之司寇
可效楚官名司敗安見其司寇不可效宋官亦名司城邪若
以左傳子展人陳司寇致地之文爲疑則服注以三司爲陳
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爲鄭官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定是貞
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爲氏見於世本宋華向
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後仲佗卽宋人之在陳者安
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遵殷之制以
字爲諡通在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諡者今據稱貞子卽決
非宋卿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
家爲讀孟子不誤也近儒有謂夫子在陳不得謂之爲臣者
此尊聖而過耳羈旅之臣是亦臣也還以孟子之言證之孔
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爲臣不且終歲

無君乎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楚
圍蔡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之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
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曰
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衛靈公
聞孔子來喜郊迎校其年歲靈公歿已久矣考先聖生平嘗
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是初如陳
也主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娶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
事太史公誤著之於此耳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唯當以
世家近古爲最可據然頗復錯亂觀其敘歸與之歎主蘧伯
玉之事及蔡之請遷於吳皆前後兩見非稍爲整比條理勢
然謹按世家先聖自三十五歲以前皆居魯嘗爲粟田爲委
吏昭公二十五年二家攻昭公魯亂始適齊聞韶學之三月
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而櫓弓記
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贏博之間此可證者也顧世家
既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之歲就爲其死歲故併南宮敬叔
之隨子適周亦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實卒於
昭二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比敬叔服闋魯已無君矣
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車兩馬者必定公非昭公也子在
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卽卒元二
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莒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校則適周
其在定之三年歟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
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會

於夾谷攝相事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與聞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十四年春秋經不書冬公羊師說亦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世家云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居頃之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按此過蒲之下即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蒲畔云云至作爲衛侯以哀之六百六十匹字移置其間蓋過匡至陳去陳過蒲自蒲如衛去衛如晉臨河而返乃復至衛主蘧伯玉家尋以醜南子之行會靈公禮貌衰又復去衛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四十七字則又當移於於是醜之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之上檢子國注論語問陳章即云孔子去衛過曹如曹曹不容又之宋與世家云去衛過曹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以在陳絕糧者或如子國所言吳伐陳陳亂乏食之故抑或就以微服避難倉卒喪其所資皆未可知要與異日在蔡被圍之事不可混合爲一也既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於是有對肅慎矢之語有桓僖廟災之語最後有歸與歸與之語實哀公之三年而陳侯周之十年也世家又云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於野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秋楚昭王卒於是孔子自楚返乎衛由是推之定十四年以前仕魯時也哀元年以迄六年居陳蔡

時也自六年返衛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召夫子之歲則恆在於衛孟子所謂於衛孝公公養之仕者也子之去魯所謂大夫以道去君者非有君命召則終不可復歸夫豈出入自如而好爲旅人哉其見衛靈公主顏讎由畏于匡畏于蒲歷曹鄭杞宋遭宋桓司馬之難則皆在定末哀初一二年間也是爲先聖出處大端敬微審而備識之云陳侯周陳懷公子者史記陳世家云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潘公潘公六年孔子適陳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潘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然則陳侯周有諡矣又名越與孟子異阮古厄字詩谷風箋云厄難勤苦之事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是陋即難也

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注近臣當爲遠方來

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聖人

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

辯之正其大義也疏

君子大居正正義曰隱公三年公羊傳文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

秦繆公信乎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以是

而要秦繆公之相實然否疏注人言然否○正義曰毛氏奇

趙岐注謂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賣已物以養人牛貧

而不吝可以爲要譽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

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羖大夫其人全以此得

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屢屨之歌

曰百里奚新娶我兮五羊皮是聘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

則攜作客貲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

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若謂

得五羊之皮爲之食牛從來無此說且此亦何足要譽趙氏

去古未遠或有師承趙氏佑溫故錄云百里奚有五羖大夫

之稱孟子亦言其舉於市則養牛之言非無據但謂以要秦

繆公非耳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當讀賣

字爲句賣下五上脫一得字遂似奚自有羊賣之反爲人牧

理所必無毛西河不審而妄爭周氏柄中辨正云朱竹垞五

羖辨言趙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

此食牛也屢屨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

秦五羖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初五羊爲裘毛之

最豐而賤者所服也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

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

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

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

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余合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

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請以五羖羊皮贖之

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被服繆公慮楚不

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五羖微物楚人豈貪之乎按

屢屨歌乃漢詞賦家所爲本不足據其以史記贖奚事爲證

亦非是史記言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者此即齊欲請管仲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皮爲一輓車入秦戰國策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買以五羊之
皮說苑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養牛又臣術篇云賈人
買百里奚奚以五殺羊皮使將鹽車之秦又善說篇云百里奚
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繆公得之諸說並以五羊皮爲自
鬻之直竹垞所云則昔人未有作此解者惟莊子庚桑楚篇
云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陸德明
音義既引史記贖奚事又曰或云百里奚好五色皮裘此頗
合於竹垞之解而又不能引據徒割截趙注以就其說閻氏
若據釋地又續云百里奚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夫曰虞
人也址貫見矣不諫之秦行踪見矣年已七十齒已見矣又
曰舉於市仕宦見矣獨秦之號爲五殺大夫傳至孝公時猶
嘖嘖於趙良之口則當以秦本紀補之蓋其由虞之秦不知
又何故亡秦走宛宛今南陽府南陽縣秦繆公時地屬楚楚
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
謂楚曰吾勝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殺羊皮贖之楚人遂許
與之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故有五殺大夫之號其云吾勝
臣亦繫託詞以誑楚左氏勝秦穆姬者乃虞大夫井伯非百
里奚也漢表以次之於各等矣或問謂之舉於市者何故余
曰論語市脯注云市買也說文云買市也孟子蓋謂百里奚
從買得來耳細讀孟子合左傳奚之去虞當於僖二年宮之
奇諫不聽之日不待僖五年宮之奇復諫以其族行之日
故曰先去安得有如史記奚爲晉虜以勝於秦之妄說 孟

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注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爲之

設此言疏否不然○正義曰阮氏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

棘之壁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注垂棘美

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

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假晉道疏晉人至

正義曰事見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及五年冬晉

人執虞公左傳閻氏若據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太陽縣

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號西虢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

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裴駢引賈逵注云虞

在晉南號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爲晉獻公十

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

晉城遺址宛然○注垂棘至所生○正義曰僖公二年公羊

傳白璧注云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驪也垂棘出美玉之地

玉以尙白爲美徐氏疏云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

產生也閻氏若據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

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

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

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百里奚不
非北屈地自非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但注云晉地
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
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
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
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注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
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
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
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尊好
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注人自鬻於汙辱而以傳相成立
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尙不肯爲也况賢人肯辱身而

爲之乎疏百里奚至爲之乎。正義曰趙氏以百里奚不諫
可諫也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即申此二句之義知
卽智矣於其間反入不智一層此孟子屬文之法故用而字
轉振若曰百里奚不諫乃是知其不可諫也知其不可諫而
卽不諫是其智也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曾不知以食牛干秦
穆爲汙可謂智乎錯綜言之也又因其一智推而爲三智知
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一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二
智也知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三智也三智從三知字而
出智屬知賢屬能但知而不能不可爲賢故又實能相其君
以顯於天下是非獨智而且賢矣前以知斷其不知之非後
以能斷其不爲之是也一說晉時強大可知斷其不知之非後
奚故去虞入秦三置晉君正是爲虞報仇所以不諫而去之
秦者以此翟氏灝考異云戰國時處士橫議蔑人倫廢禮義
以爲親可怨弟可放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
心以爲君臣無定分禪繼無定命也枉已辱身營營富貴利
達之途以爲苟賤可甘近侍可援也爰是造爲事端託諸舜
禹伊尹謂聖人且有然者欲假以濟其私而掩其醜孟子懼
焉故特設爲門弟子疑難問答著諸簡編以徹抉其樊籬好
辨章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者正於此篇詳盡
見之風俗通言孟子退與萬章之徒作書而舉好辨章文爲
旨萬章之徒非就此篇實據之歟故此篇雖若泛論往事而

實為孟子一書之領要觀孟子論百里奚已無所據惟以事理反覆推之則列國之信史若輩惡其害已並早滅於秦火前矣觀馬遷為史凡孟子所既辨斥仍多取為實錄則時之邪說惑人深幾於杯水車薪之不可熄矣使非此篇之傳雖舜禹伊孔且無以見白於今日其他是非之顛倒者可勝言乎

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

而違正也疏不為苟合○正義曰史記封禪書云阿諛苟合之徒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五終

嘉應李恆春舊校
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六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十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注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

此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

疏伯夷至立志○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

伯夷叔齊論語每言之必兼二人而孟子則獨舉伯夷史記之言伯夷以讓國以恥周也而孟子則言其辟紂且屢言之此章與前伯夷隘章極言其惡惡非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猶是辟紂意於恥周有可通於讓國則絕無與也若以史傳為不實則非讓國何為子貢援以問衛事論語言餓於首陽言逸民明是恥粟探薇事史即為經注也孟子何獨有異竊以伯夷當紂之時親稔其暴至於脯醢無罪諸侯為從古所未有廉來之助惡皆非可以力爭而自以遠國疎臣欲諫正之不得徒苟奉職貢而以為恥固久有欲辟之心矣而不忍言因生事之既終有遺命之可托遂以不顧而逃叔齊與兄同志者也亦以有託而逃叔齊特從兄也孟子故不及之為其舉兄可以見弟也其事從讓國起而其心實從辟惡起史傳據事言之孟子原心論之也然而曰待天下之清則夷惟辟紂之惡未嘗不待紂之改辟之已耳其於君臣之大義未嘗有他志也故以諫武王武誅紂遂以恥周粟而孔子特表之曰不念舊惡是則伯夷之所以為伯夷者其行事甚委曲其用心甚平直第求無污於己而非必有苛於人故得為聖之清○注若夏姬之比也○正義曰列女傳孽嬖篇云陳

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注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頑夫廉頑字古皆是貪字漢王吉傳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晉書羊祜傳亦曰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南史稱任昉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臧氏琳經義雜記云韓詩外傳云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引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又後漢書王龔傳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丁鴻傳論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列女傳曹世叔妻云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李注引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藝文志隱逸下引魏王粲弔夷齊文曰厲清風於貪土立果志於懦夫當亦用孟子孟子萬章盡心皆作頑夫廉趙氏於萬章下注云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於盡心下注云頑貪是趙本作頑矣據下文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者言之則作貪為是趙氏以頑訓貪未詳其所出而兩漢及唐

人皆引作貪知必非無本矣孟子漢有劉熙注梁有綦母邃注作貪者或見於二家之本與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頑鈍也如淳注漢書陳平傳云頑頓謂無廉隅也頓與鈍同孟子萬章篇云頑夫廉按王氏說是也頑之義為鈍廉之義為稜稜則有隅角鈍則無鋒鏑二者正相對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暴戾頑貪是頑亦貪也諸書引作貪亦頑訓貪之證國語晉語少孺於諸侯注云孺弱也說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心部孺驚弱者也故以孺為弱

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注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注鄙狹者

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疏注鄙狹至深厚。正義曰周禮地田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鄆五鄆為鄙五鄙為縣劉熙釋名釋州國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愛類篇云墨子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高誘注皆云鄙小也又君守篇云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高誘注云鄙人小人也小即狹也對下寬言之故不訓小而訓狹也賈子道術篇云優賢不逮謂之寬詩大雅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是寬即優也淮南子齊俗訓云煩挐澆淺高誘注云淺薄也是薄即淺也毛詩邶風北門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薄既是淺則厚即是深故云深厚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注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疏注淅漬米也至亟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澆米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毛詩傳曰釋淅米也爾雅淫淫淅也孟子注淅漬米也凡釋米淅米漬米汰米瀹米淘米

沈米漉米異稱而同事漸箕謂之箕自其方漚未淘言之曰
漬米不及淘好而起之曰漚萬章篇今漚作接當是字之誤
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浚漚盜也說文漚酒也一日浚也
鄭興注周官甸師云舊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
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說文漚浚乾漬米也引
孟子孔子去齊漚浙而行今本漚作接所見本異也漚之言
竟謂漚乾之也今俗語猶謂漚乾漬米為漚乾矣西漢叢語
云異聞集引李吉甫南銘曰孟子去齊而漚浙唐本作漚字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
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
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注
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
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
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
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

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疏

注振揚至不撓也○正義曰說

揚飛舉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盡揚播入於河高誘注云揚
動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高誘注云振動也是
振與揚同義也程大昌演蕃露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
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
謂終條理者為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
是為終條理按始條理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
言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下文始
條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物即治物以理字解
治字正作治條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物即治物
有殺以玉振揚之所謂治之使條理也殺則細振以終之則
其聲不細矣金音字解聲字近時通解謂金鐘以終之則
宣之於先玉特磬也振以收之於後條理是篇奏次第金以
始此條理玉以終此條理所為集大成也王氏念孫廣雅疏
證云中庸振河海而不洩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
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甸師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
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斂振皆收也故鄭注云振猶
拊也檢也廣雅卷三云拊收也孟子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
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拊知其足剩謂之檢皆失之秦風小
戎篇小戎伐收毛傳云收軫也正義曰軫所始條理者智之
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軫與振亦聲近義同始條理者智之

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注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疏始
至事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理者察之而幾
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
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
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
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以易知知一
於仁愛平恕也以簡能一於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易知
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
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
天下事情條分縷晰以仁且智當之豈或爽失幾微哉中庸
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
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
古人所謂理未有如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
之後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注以智譬由人之有技
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由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
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

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疏注以智
○正義曰說文工部云巧技也故以技釋巧也章指云言聖
人猶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與此注相發明趙氏
以巧比三子以力比孔子三子可學孔子不可及也然則兩
爾字宜皆指三子其至如清任和為三子之力所可至其中
如孔子聖之時為三子之力所不可至至中俱承上力字至
為三子之力中為孔子之力乃注云其力乃能中者爾之巧也意
殊矛盾不可詳知又云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者爾之巧也意
時三子力不能及故改而用巧為清任和則中字轉屬三子
之清任和矣又似謂孔子以時為中的因思改而用巧為三子
中的三子自知不能為孔子之中的因思改而用巧為三子
之中的故各用清任和也是孔子以力中的趙氏本義未知何如
以巧中的也以力則但能至不能中也趙氏本義未知何如
姑擬之以質知者近時通解智巧即靈明不測妙乎神也聖
力即造詣獨到因乎應也聖知兼備而唯智乃神巧力並用
而惟巧乃中此孔子所以獨為聖之時或云巧力之喻是孟
子自擬作聖之功由射於百步之外望道之比也孔子之聖
非力可擬力則人巧則天也

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

故不可階他人邱陵邱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注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

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疏注班列也。正義曰方言云班

氏震方言疏證云趙岐孟子注孟子班爵祿云班列也。春秋

昭公二年左傳送從逆班杜預注云班列也。任昉奏彈曹景

宗曰榮高列侯李善注引方言列班也。所引即此文詩大雅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毛傳徹治也鄭箋云治者正其井牧

定其賦稅亦於班列之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

義爲近廣雅列班布也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注詳悉也不可

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爲故滅去

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

存也軻孟子名略範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今考之禮記王

制則合也疏注詳悉至存也。正義曰詳悉見離婁下荀子

井相篇云詳則舉小注云詳周備也故又以備

釋詳也周禮地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徒四十人注云主班祿賈氏疏云在此者其職既闕未知所

掌云何但班祿者用粟與之司祿職次舍人明是班多少之

官故鄭云主班祿。注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正義曰

禮記正義云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

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

際鄭答臨碩云孟子當殷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

云漢孝文皇帝合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周禮春官內史

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鄭司農鄭康成皆引王制以注

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自當以孟子爲正不必與周禮規求

合也與孟子合者惟王制猶不免有不合者由其又在孟子

後雜采遺文所致即孟子亦第言聞其略也鄭康成於王制

與周禮不合處輒謂之夏殷制皆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

辭而已即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孟子明言周室得謂之夏

殷制歟于是又以開方法兩圓之然子二百里男百里又何

嫌於竄易一朝之制去者既全去之其姑存者爭以意增損
之上相蒙若為故然蓋所必至不待劉歆之徒也恐劉歆
亦定負此枉於千古也然則宜其不合之多矣文景時去古
尤近諸儒纂輯王制何不就其所據書名代人代明白標舉而
一概渾同使後學至莫別其由然斯則前儒之過歟翟氏灝
考異云周禮司祿之官今無其職趙氏據此為戰國諸侯去
籍之證孟子於與籍既亡之後側聞其略自不能顧若畫一
且有嫌於時君之爭并無厭也故於所聞異詞中寧信其數
之少而不肯失之多若王制乃漢文帝敕合博士諸生採集
傳記斟酌損益以成其篇制祿爵節明屬採自孟子時周禮
未顯於世諸博士猶不及見之故惟以孟子一書為本其所
以微有異同正博士之所斟酌損益何可轉據之議孟子乎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注
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
等疏天子至等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
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
天母地為天子之子也所以名之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
無私之意也侯者侯也侯逆順也伯者白也子者孽也孽
無己也男者任也顧氏炎武曰知錄云為民而立之君故班

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
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
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
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
之君常多於三代以下矣。注公謂至後也。正義曰周禮
春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又云王之三公八命注云上公謂
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又云王之三公八命注云上公謂
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賈氏疏
云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太公有德封於齊魯
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為上公九命者白
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君一位卿一
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注諸侯
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也疏君一至六等
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諸侯
即君也王制五等不連諸侯孟子六等連君不連君猶不連
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云卿之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
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
皇清經解 卷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庚申補刊

五十人中士天官百一十八人地官百四十八人又閭胥每閭一人三千閭則三千人鄩長每鄩一人七百五十鄩則七百五十人春官百五十八人夏官百五十八人秋官百五十八人又象胥每翟二人六翟則十二人凡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天官百七十九人又寺人五人地官二百七十二人又比長五家一人萬五千比則萬五千人里宰每里一人三千人則三千人司門每門二人王城十二門則二十四人司關每關二人王畿十二關則二十四人場人每場二人九穀九場則十八人春官二百七十五人夏官二百四十三人又馭夫二人趣馬百九十二人庾人每閭二人天子十二閭則二十四人秋官百九十三人又條狼氏八人象胥每翟八人六翟則四十八人凡萬九千五百有七人其不見經注而數皆可推者上士爲郊之縣正十一縣則十一人申士爲郊之鄩師野之縣正郊五十五鄩野九百五十三縣人各如縣鄩之數凡千有八人下士爲郊之鄩長野之鄩師郊二百七十人鄩野四千七百六十五鄩人各如鄩鄩之數凡五千有三十九人通計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五人若內諸侯之官之爵由經注及他傳記所見推之則在公四等自卿而下在孤卿三等自大夫而下在大夫二等自士而下其數公之卿二人下大夫五人上下士各若干人孤卿之大夫二人上士五人下士若干人大夫之上士二人下士五人其縣鄩之士皆上士爲縣正下士爲鄩師公七縣三十三鄩孤卿二縣八鄩

大夫二鄙上下士各皆如縣鄙之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
公四十七人在孤卿十七人在大夫九人若外諸侯之官之
爵則在上公六等自孤而下在侯伯五等在子男四等皆自
卿而下其數公之孤一人卿三人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
人中下士各若干人侯伯之卿大夫士如之子男之卿大夫
亦如之士則上二十七人下若干人無中此皆見於經注及
他傳記其無所見而可推知者上公爲大國三鄉三遂卿鄉
大夫三人下大夫州長十五人遂大夫三人凡十八人上士
黨正七十五人縣正十五人凡九十人中士閭胥三百七十
五人鄙師七十五人凡一百五十人下士閭胥千五百人鄙
長三百七十五人凡一千八百七十五人其野二百二十六縣
千一百三十鄙中士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
侯伯爲次國二鄉二遂卿鄉大夫二人下大夫州長十人遂
大夫二人凡十二人上士黨正五十人縣正十人凡六十人
中士族師二百五十人凡一千二百五十人其野侯百四十縣
人鄩長二百五十人凡一千二百五十人其野侯百四十縣
七百一十九鄙伯七十二縣三百六十一鄙皆中士爲縣正
下士爲鄙師各如其縣鄙之數子男爲小國一鄉一遂卿鄉
大夫一人下大夫州長五人遂大夫一人凡六人上士黨正
二十五人縣正五人凡三十人下士族師百二十五人鄙師
二十五人凡百五十人其野子三十一縣百五十五鄙上士
爲縣正下士爲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男一鄙下士爲鄙師

如其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伯二千有九十二人在子男四百有
八人在男二百二十三人周官之爵曰公曰孤曰卿曰大夫
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凡八等而合孤卿爲一
等中下大夫爲一等何也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
不別言三孤命數則并孤於卿矣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
以中下殊矣爵與命之等常相因故二孤注之則孤亦名卿而爲
考工記稱九卿鄭康成以六卿三孤注之則孤亦名卿而爲
一等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又不分二等之明證也
經何以無上大夫曰上大夫即孤卿也大戴記盛德篇云三
少皆上大夫也三少謂三孤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
亦然凡內外諸侯之官其爵等人數何以定之曰大夫卿天子
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
輔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
五人殷謂眾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輔府史庶人在官
者此外諸侯官爵等人數之大略也何以知上公之一孤也
曰典命公之孤四命注以爲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也何
以知子男之無中士也曰襄十一年公羊傳云古者士士下
士明中士非周官初制也若子男而有中士則田祿不皆以
四爲差而國亦不足於用矣公羊所云乃通指諸侯今獨歸
之子男何也曰惟子男不當有中士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
耳謂公侯伯而亦無中士傳之誤也

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凡此四等制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疏天子至附庸。正義曰王制云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者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一百里所以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閭氏若璆璆地又續云孟子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爲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削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

百里之說哉爲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聞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革車千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方百里也今晉地多數圻矣皆侵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溝名今爲海豐慶雲兩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周氏柄中辨正云封國之制孟子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王制同周官大司徒則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與孟子異鄭康成謂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斥大九州之地始皆益之此說最謬後儒陸農師易山齋金仁山輩並言周之幅員不廣於虞夏安得加封若此且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二十餘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必不然之事唐仲友謂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百一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之國方五十里而具三百乘上同於公自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車制賦之壤孟子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周官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內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皆

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按唐氏此說極爲支離
卽以周禮觀之自諸公至諸男封疆之數遞爲降殺各以百
里爲等差今忽分二解於公侯伯子則以爲兼虛封於諸男
則以爲舉實封此在周禮先不可通而以牽合孟子之說其
誰信之陳氏禮書謂孟子三等之地正封也周官五百里四
百里三百里者則所統之附庸葉少蘊又謂兼山林川澤而言
汪武曹駁之云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也豈公之
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二十四乎方
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十六也豈侯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
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十五乎卽合山林川澤言之亦不
應如此之多則其說又難通矣惠氏據尚書大傳謂諸侯受
封必有采地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
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於
其君而封爲天子之士故天子得而食之王制言采周官言
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此
說合於孟子而異於周禮惠氏假借傳會以調和其說巧則
巧矣而非其實也李剛主謂百里專言土田山川附庸則量
功而錫不在百里內孟子曰天子巡狩有慶慶以地是初封
百里而其後慶地何算故周禮約其數曰公不過五百里侯
不過四百里伯子男不過三百里二百里此說亦本之唐仲
友按周禮明言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則五百

里四百里乃其疆域於建國之初已定之豈有豫約慶地之
數而爲之制其域者果如其說本文何以不云公之地無過
五百里侯之地無過四百里邪任鈞臺又疑大司徒文誤當
是方百里五方百里四此亦不然職方氏明言千里之地以
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方四百里封侯則六侯若止方百
里五則千里當封二十公方百里四則千里當封二十五侯
職方之制合於大司徒其非誤文可知矣然則孟子與周禮
決不可合自當以孟子爲正或反據周禮以疑孟不亦謬哉
○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正義曰白虎通爵篇云人皆
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盧氏文昭校云御覽載援神契曰
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者
梁云周禮小司徒注十終爲同同方百里疏云謂之爲同者
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易震正義雷之發聲聞乎百里古帝
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注小者至庸也○正義
曰白虎通爵篇云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爲附庸
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隱公元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
庸者通也此趙氏所本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
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
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
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
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
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

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鄒爲齊附庸鄒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相合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注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疏天子至子男○正義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士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不合當以孟子爲正蓋占者三公不必備常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食卿之祿公孤之爵不爲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於外諸侯而祿必視乎外故以六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七命之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者元士之命不下於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非卑其命而崇其祿之義與卿大夫不一例矣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者也吳氏禮記纂言反謂孟子當諸侯去籍之時但以意言其大略不若王制所記爲得之顛倒甚矣沈氏彤周官田祿考云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見大司徒之經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都之地方八十里加爲百里小都方四十里加爲五十里家邑方二

十里加爲二十五里本載師及小司徒之經注而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說並殊於周官何也曰孟子因籍去而僅聞其略此所云並周所沿夏商之制耳考諸周官畿內外皆無七十里之國王制有七十里之國注疏以爲夏商之制而湯國七十里即見孟子書由是以觀而視其他之沿於夏商亦明矣王制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之說又殊何也曰王制蓋別有所據然要非周所定制也其曰田者即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以爲皆實田誤也周公於畿內外之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尚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而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周公別差諸國之里數畿內視夏商則減畿外則大增何也曰畿外諸國夏商以來漸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畿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稍更焉以就井田以四上下之差故減也然則孟子於畿外諸國謂齊魯俱封百里而以今魯方百里者五爲當損何也曰此孟子即所傳聞以論當時之地域意在風止其戰伐耳若論封疆之實則必如晏子春秋內篇謂太公受地五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者乃與周官之制合也後人好以孟子駁周官否則強

傳會之皆未及深考者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諸侯孤卿大夫之采地無明文可證唯雜記疏引熊氏云公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方五十里子男大都方二十五里中都無文小都一成之地方十里今按公之采地當三等侯伯子男采地當二等公之孤方百里卿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天子三公天子之公采地與卿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卿異侯伯子男無孤惟有卿大夫故采地當但分二等不必有中都也侯伯之卿采地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者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於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故卿降而為方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不降者據孟子言班祿之制大小國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采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地皆一成也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

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疏注庶人至士者也門西兩園壺注云旅眾也士眾食謂未得正祿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按士旅食謂未得爵命之士疏以為府史胥徒也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則羣食於公謂之旅食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即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者趙岐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未命為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國君當為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乎又云古者有未得爵命之士謂之士旅食其祿與庶人在官者等亦謂之庶人在官者周禮序官若地官鄰長賈公彥云鄰長是不命之士為之是也孟子云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此正爵也謂之命士若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而未有命者則先試之以官俟其任官然後以正爵命之所試之官則如鄰長之類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凡天子下士之官諸侯當使不命之士為之但無正爵則亦未得九人以上之正祿故比諸府史以下庶人在官者兼不命之士方為賤備大夫以上有采地者其祿取於采地無則以公田所入之

稅祿之士無采地其祿一受於公故周禮有司祿主班祿禮
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國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韋注
云受公田也此足證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
諸侯之士無地矣

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伯為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
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注子男為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疏
大國至耕也。正義曰王制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
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
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
君十卿祿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
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
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
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周氏柄
中辨正云安溪李文貞公曰諸侯之卿不命於天子者其祿

秩與大夫等命於天子者不論大小國其祿皆當四大夫也
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三卿二卿命
於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總較惟三倍
耳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其二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
三大夫相較惟二倍耳故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
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
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秩既相
當祿亦相等明矣考王制言大國之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
十八人次國之卿三大夫祿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倍
大夫祿食百四十四人孔疏卿祿重故隨國之大小為節則
謂命於天子者其祿皆當四大夫非也王制又云次國之卿
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孔疏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
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卿命於其君者為賤祿不可等天
子命者故視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則謂不命於天子者
與大夫同祿亦非况諸侯有大夫五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
人但以三大夫與三卿相較尤不合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
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
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注獲得也一夫一
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

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
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疏耕者至為差○正
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
其次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注
云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者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
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為糞翟
氏灝考異云孟子自君卿順序王制自農夫倒序文有縣省
義未有鋤鋤也惟一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一云下士
視下農夫小異蓋庶人在官有府史胥徒四等其祿以農之
五等為差則為府者當視上農而史暨胥徒以次視中下矣
下士與為府者同故雖兩說之而義仍一周禮小司徒上地
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禮記講義云周禮農夫之
差三等而已孟子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
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
七人之中地而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管子揆度篇上農挾
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呂覽士容論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
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
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之說則人
則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一夫定以
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孟子王制之說則一夫定以

百畝為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愚按三說本同當以孟子
王制為主而參觀周禮之說蓋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左
氏異義自衍沃之地九夫為井而外又有二而當一以至九
而當一者此大司徒遂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差也孟子王
制言一夫百畝則周禮不易之地左傳衍沃之地舉其最上
者以定賦也至小司徒之法亦具於遂人中遂人云以歲時
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蓋人有生耗即田有子取故稽而授
之或以小司徒之說為疑者未考遂人歲時稽授之法也○
注獲得至吏也○正義曰史記春山君傳集解引韓嬰章句
云獲得也毛詩齊風無田甫田釋文云無田音佃孔氏正義
云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猶多方云宅兩宅田爾田今人
謂佃食古之遺語也按說文人部佃中支部畋平田也多
方正作畋此注云佃乃畋之假借而通作田也周禮地官遂
人上地夫一廛田百晦注云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
之田趙氏本此為說也按夫之名從人起亦從田起六尺為
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此夫指地而言緣一夫授田百畝故
百畝之地即以一夫名之此上言耕者所獲下言上農夫食
九人則以人言也同受此百畝之田而其所得穀或足以食
九口或不足以食八口或足以食七口以至僅能食六口五口
所以多寡不一者以糞種溉之有殊也地官草人掌土化
之法以物地相與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
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鴻用狙勃壤用狐埴墟用豕疆藥用

黃輕藥用火燒其所欲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
注云謂以火燒其所及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
月令季夏燒薶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此
皆糞饒之事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
縣萬戶以上為合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
至三百石皆為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
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
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
賦稅游徼微循禁賊盜顏師古引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
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
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後漢百官志斗食奉月十一斛佐
史奉月八斛與名秩簿同劉昭引漢書音義云斗食祿日以
斗為計此師古所引或一說也趙氏舉其時奉祿有斗食佐
史兩目用以除吏吏即有秩三老嗇夫游徼亭長五者也
章指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
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之問疏貴有常
等威○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隨會之言也○諸侯僭越
滅籍從私○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
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

萬章問曰敢問友

注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

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注長年長貴

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為友謂相友以德也疏

注兄弟兄弟有富貴者○正義曰趙氏以挾貴為挾在己身
之富貴挾兄弟為挾兄弟之富貴兄弟即包上貴字而言江
氏承羣經補義云古人以昏媾為兄弟如張子之於二程程
允夫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既為友則有師道不可謂我
與彼為媾親有疑不肯下問也挾兄弟而問與挾故而問相
似俗解謂不挾兄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挾乎須辨
別之趙氏佑溫故錄云兄弟等夷之稱必其人之與己等夷
而後友之則不肯與勝己處不能不恥下問矣兄弟有富貴
者則仍挾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
貴意耳

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注獻子魯卿孟

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

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
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疏注獻子至

○正義曰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云孟孫叔孫季孫俱出桓公謂之三桓公子慶父生公孫敖公孫敖生文伯魯語稱孟文子文子生孟獻子仲孫蔑文子十五見襄十九卒國語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注云鬬臣扞難之士未知即此五人否漢書古今人表孟獻子樂正裘牧中並居第四等是以其德同也禮記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左傳唯卿備百邑鄭志以為邑方二里據小司徒四井為邑言之其說自確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小國之卿采地也此免餘主辭邑故據卿祿之少者言之自卿以上乃有百邑則大夫不得備百邑故惟一成方十里也周禮司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祇功又云惟加田無國正語凡云百乘者當據采地之外有加賜者言之如左傳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晉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是也杜預解百邑以為一乘之邑百邑即百乘說無所據趙氏以無獻子之家為賢人無位有獻子之家為富貴而復有德舊疏云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為友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近時通解無獻子之家謂視之若無不歆羨之也

有獻子之家謂有之為重也五人知有獻子之家則知有貴知有貴則獻子不與之友知有獻子之貴則獻子不與友獻子之不挾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貴可知

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事我者也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

師友故曰事我者也疏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正義

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蔣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眾臣甲舍於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邾邾始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邾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為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閻氏若據釋地續云余更博考之呂氏春秋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言魯人攻鄆曾

子辭於鄫君鄫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為季氏之疆僭以私邑為國號殆無復疑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孟子有費惠公且曰小國之君按戰國並無費國有謂費在春秋係魯都或是魯君則魯此時為魯繆公並無惠公且魯有惠公未有子孫與祖宗可同謚者有謂費本季氏嚴邑或即季氏子孫世居費者遂於此僭稱公歟曰俱不然魯國無恙固無有降而稱費國之理即季氏子孫世為魯卿亦斷無有出居於費者大夫有采邑但收其賦稅而不居其地故孟孫之郈叔孫之郈季孫之費皆他人居之春秋公斂處父居郈侯犯居郈南蒯公山弗狃陽虎皆居費是也季氏宗卿焉得居費若謂魯惠費惠不當同謚則衛有兩莊公燕有三桓公祖宗謚法何曾禁同而以此立說則又誤矣大抵春秋戰國間凡都邑之長皆與有地之君相比原有邑宰都君之稱以長於其地也此所稱國猶顓臾郭極各為君臣因亦得以公名之此不特楚僭稱王始有申公葉公之稱即以齊言之在春秋有棠公在戰國有薛公其稱邑以公皆是也况魯在戰國方五百里則費或稍寬其得以都君而僭國君客有然耳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滑國都於費謂之費滑水經注緱氏縣故滑費春秋滑國都莊公十六年同盟於幽滑伯與焉滑一名費猶宋一名商孟子所謂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鄭

屬周者曰馮滑見定公六年傳屬晉者曰虛滑見成公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襄公八年傳蓋滑介於周鄭之間仍為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郊鄆鄭費猶號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國無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誤矣按漢書古今人表費惠公顏敢王慎長息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八云則八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注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者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八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疏注大國至而已。正義曰太平御覽引皇時朝多賢臣祁奚趙武師曠叔向皆為卿大夫名顯諸侯唐獨不官隱於窮巷平公聞其賢致禮與相見而請事焉平公待於門唐曰入公乃入唐曰坐公乃坐唐曰食公乃食唐之食公也雖蔬食菜羹公不敢不飽史記晉世家云悼公卒子

平公彪立抱朴子欽士篇云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此文爲平之譌其逸民篇云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尊而肆之貴而重之誠以百行殊尙默默難齊樂尊賢之美稱恥賊善之醜迹亥唐一作期唐亥之爲期猶箕之爲箕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爲絳縣人之名卽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於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也詩大雅召旻彼疏斯稗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疏與疏通通趙氏佑溫故錄云晉平承悼公復伯之烈而不能繼興悼之末年已不免弛平益替焉溴梁盟而大夫張平邱盟而諸侯散自是天下變亟六卿禍成方且違叔向築虎祗其不知求賢輔國亦甚矣區區禮一亥唐不過取快佚遊苟圖虛譽非有示我周行之誠唐復無可表見卽使不終於此而與共職位豈遂能破相疑之勢樹疏逖之勳哉孟子持以爲友道證未暇深論晉本末也

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注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也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

子而友匹夫也注尙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兄

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以爲

賓主禮謂妻父口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疏注尙上至夫也

上通論衡須頌篇引尙書或說云尙者上也儀禮覲禮云尙左注云古文尙作上是也說文貝部云貳副益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是貳室卽副宮也趙氏以堯館舜於貳室則舜饗堯之所設堯亦就往舜宮饗舜之所設是爲更迭爲賓主也詩小雅彤弓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周禮秋官大行人饗禮九獻注云饗設盛禮以飲賓也是以酒食待賓客爲人饗禮堯以饗舜爲堯就饗舜之所設則謂舜設盛禮饗堯而堯就饗其所饗此饗當解作受哀公十五年左傳云其使終饗之注云饗受也是也小爾雅廣詁云迭更也故以釋迭一說亦饗舜是以祿養舜卽上共天祿意以君臣之禮更爲賓主之禮謂略上下而交際往來非堯爲主則舜爲賓舜爲主則堯爲賓也爾雅釋親云妻之父爲外舅又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郭氏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堯爲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

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注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疏大聖之行千載爲法。正義曰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文王之行至今爲法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六終

嘉應李恆春舊校
南海陳紹漢軍樊封新校

